

唐朝名畫錄校注

(唐) 朱景玄 著
吳金明 校注

下冊



黃山書社

唐朝名畫錄校注

下冊



(唐) 朱景玄 著
吳企明 校注

黃山書社

附 錄

一 相關畫論輯錄

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全書之整體框架，以畫家個人為綱目，以記述、品評畫家畫藝為基本內容，沒有唐代畫學綜合性、概括性的論述。本書對它進行校注，即以畫家為條目，運用個案研究的方法，將每位畫家的生平、評論、畫迹資料，依次展現，寫成注釋稿。但是，有關唐代繪畫發展宏觀性的資料，無法納入到注釋稿中去，而這些相關資料，對於深入理解整個唐代繪畫藝術的發展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。為此，筆者將這些資料匯輯起來，編成

「相關畫論輯錄」，作為本書之附錄，讀者可以將它們與朱景玄的論述和注釋稿中衆多的文獻資料，比照、參證，以便獲得更多的學術信息，全面深入地理解唐代繪畫藝術的發展軌迹和時代特徵。

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（選錄）

論畫方法

昔謝赫云：「畫有六法，一曰氣韻生動；二曰骨法用筆；三曰應物象形；四曰隨類賦彩；五曰經營位置；六曰傳模移寫。自古畫人罕能兼之。」彥遠試論之曰：古之畫，或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，以形似之外求其畫，此難與俗人道也。今之畫，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，以氣韻求其畫，則形似在其間矣。上古之畫迹簡，意澹而雅正，顧、陸之流是也；中古之畫細密，精緻而臻麗，展、鄭之流是也；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，今人之畫錯亂而無

旨，衆工之迹是也。夫象物必在於形似，形似須全其骨氣，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，而歸乎用筆。故工畫者多善書。然則古之嬪嬙纖而胸束，古之馬喙尖而腹細，古之臺閣竦峙，古之服飾容曳，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，抑亦物象殊也。至於臺閣樹石，車輿器物，無生動之可擬，無氣韻之可侔，直要位置嚮背而已。顧愷之曰：「畫人最難，次山水，次狗馬，其臺閣一定器耳，差易爲也。」斯言得之。至於鬼神、人物，有生動之可狀，須神韻而後全。若氣韻不周，空陳形似，筆力未遒，空善賦彩，謂非妙也。故韓子曰：「狗馬難，鬼神易。狗馬乃凡俗所見，鬼神乃譎怪之狀。」斯言得之。至於經營位置，則畫之總要。自顧、陸以降，畫迹鮮存，難悉詳之。唯觀吳道玄之迹，可謂六法俱全，萬象畢盡，神人假手，窮極造化也。所以氣韻雄壯，幾不容於縑素；筆迹磊落，遂恣意於牆壁。其細畫又甚稠密，此神异也。至於傳模移寫，乃畫家末事。然今之畫人，粗善寫貌，得其形似，則無其氣韻，具其彩色，則失其筆法，豈曰畫也？嗚呼！今之人斯藝不至也。宋朝顧駿之常結構高樓，以爲畫所，每登樓去梯，家人罕見。若時景融朗，然後含毫，天地陰慘，則不操筆。今之畫人，筆墨混於塵埃，丹青和其泥滓，徒污絹素，豈曰繪畫？自古善畫者，莫匪衣冠貴胄，逸士高人，振妙一時，傳芳千祀，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。（卷一）

論畫山水樹石

魏晉以降，名迹在人間者，皆見之矣。其畫山水，則群峰之勢若鈿飾犀櫛，或水不容泛，或人大於山，率皆附以樹石，映帶其地，列植之狀，則若伸臂布指。詳古人之意，專在顯其所長，而不守於俗變也。國初二閭擅美匠學，楊展精意，宮觀漸變，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，如冰澌斧刃，繪樹則刷脉鏤葉，多栖梧苑柳，功倍愈拙，不勝其色。吳道玄者天付勁毫，幼抱神奧，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，若可捫酌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，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，成於二李。李將軍，李中書。樹石之狀，妙於韋鸛，窮於張通。張璪也。通能用紫毫禿鋒以掌摸色，中遺巧飾，外若混成。又若王右丞之重深，楊僕射之奇贍，朱審之濃秀，王宰之巧密，劉商之取象，其餘作者非一，皆不過之。近代有侯莫、陳廈、沙門道芬，精緻稠沓，皆一時之秀也。吳興郡南堂有兩壁樹石，余觀之而嘆曰：「此畫位置若道芬，迹類宗偃，是何人哉！」吏對曰：「有徐表仁者，初爲僧，號宗偃，師道芬，則入室。今寓於郡側，年未衰而筆力奮疾。」召而來，徵他筆皆不類，遂指其單複曲折之勢，耳剽心晤，成若宿構，使

其凝意，且啓幽襟，迨乎構成，亦竊奇狀。嚮之兩壁，蓋得意深奇之作。觀其潛蓄嵐巖，遮藏洞泉，蛟根束鱗，危幹凌碧，重質委地，青飆滿堂，吳興茶山水石奔異，境與性會。乃召於山中，寫明月峽，因叙其所見，庶爲知言。知之者解頤，不知者拊掌。（卷二）

叙師資傳授南北時代

自古論畫者，以顧生之迹，天然絕倫，評者不敢一二。余見顧生評論魏晉畫人，深自推挹衛協，衛協顧愷之，并見第五卷。即知衛不下於顧矣。只如狸骨之方，右軍嘆重，龍頭之畫，

謝赫推高。名賢許可，豈肯容易，後之淺俗安能察之？詳觀謝赫評量，最爲允愜，姚李品藻，有所未安。姚最，李嗣真也。李駁謝云：「衛不合在顧之上，全是不知根本，良可於愜。」

只如晉室過江，王廙書畫爲第一，書爲右軍之法，畫爲明帝之師。晉平南將軍王廙，字世將。今言

書畫，一向吠聲，但推逸少、明帝，而不重平南。如此之類至多，聊且舉其一二，若不知師資傳授，則未可議乎畫。今粗陳大略，云至如晉明帝師於王廙，衛協師於曹不興，顧愷之、張墨、荀勗師於衛協，衛、張同時，并有畫聖之名。史道碩、王微師於荀勗，衛協、戴逵師於范宣，荀、衛

之後，范宣第一。達子勃、勃弟顥師於父。已上晉。陸探微師於顧愷之，探微子綏、弘肅并師父，

顧寶光、袁倩師於陸倩，子質師於父，顧駿之師於張墨，張則師於吳暕，吳暕師於江僧寶，劉

胤祖師於晉明帝，胤祖弟紹祖、子璞并師於胤祖。已上宋。姚曇度子釋惠覺師於父，遽道敏

師於章繼伯，遽後勝於章也。道敏甥僧珍師於道敏，沈標師於謝赫，周曇妍師於曹仲達，毛惠

遠師於顧惠遠，弟惠秀、子棱并師於惠遠。皆不及惠遠。袁昂師於謝、張、鄭，袁尤得綺

羅之妙也。張僧繇子善果、儒童并師於父，解倩師於聶松、遽道敏，道敏不及解倩。焦寶願師於

張、謝，江僧寶師於袁、陸及戴。江長於畫人。已上梁。田僧亮師於董、展，田、楊與董、展聲價相侔，田、

楊、鄭三人同時也。曹仲達師於袁。袁勝曹。已上北齊。鄭法士師於張，張之高足。法士弟法輪、子德

文并師於法士，不及法士也。孫尚子師於顧、陸、張、鄭，尚子鞍馬、樹石幾勝於法士。陳善見師於楊、

鄭，善見寫拓楊、鄭之迹不辨。李雅師於張僧繇，王仲舒師於孫尚子。已上隋。二閭師於鄭、張、

楊、展，兼師於父毗，毗在隋朝。范長壽、何長壽并師於張，何劣於范。尉遲乙僧師於父，尉遲跋質那在

隋朝。陳廷師於乙僧，乙僧外國，陳廷次之。靳智翼師於曹，曹創佛事，畫佛有曹家樣、張家樣及吳家樣。吳

智敏師於梁寬，寬勝智敏。王智慎師於閻，極類閻迹而少劣。檀智敏師於董，吳道玄師於張僧繇，

又師於張孝師，又授筆法於張長史旭。盧棱伽、楊庭光、李生、張藏并師於吳，各有所長，棱伽、庭光爲上足。

劉行臣師於王韶應，韓幹、陳閱師於曹霸，王紹宗師於殷仲容。已上國朝畫人，近代皆不載也。各有師資，遞相仿效，或自開戶牖，或未及門牆，或青出於藍，或冰寒於水。似類之間，精粗有別，只如田僧亮、楊子華、楊契丹、鄭法士、董伯仁、展子虔、孫尚子、閻立德、閻立本并祖述顧、陸、僧繇。田則郊野柴荆爲勝，楊則鞍馬人物爲勝，契丹則朝廷簪組爲勝，法士則游宴豪華爲勝，董則臺閣爲勝，展則車馬爲勝，孫則美人魑魅爲勝，閻則六法備該，萬象不失。所言勝者，以觸類皆能，而就中尤所偏勝者，俗所共推。展善屋木，且不知董、展同時齊名，展之屋木不及於董。李嗣真云：「三休輪奐，董氏造其微；六轡沃若，展生居其駿，而董有展之車馬，展無董之臺閣。」此論爲當。若論衣服、車輿、土風、人物，年代各異，南北有殊，觀畫之宜，在乎詳審。只如吳道子畫仲由，便戴木劍，閻令公畫昭君，已著幘帽。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，幘帽興於國朝，舉此凡例，亦畫之一病也。且如幅巾傳於漢魏，羃離起自齊隋，幘頭始於周朝，折上巾軍旅所服，即今幘頭也。用全幅皂向後幘髮，俗謂之幘頭。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也。巾子創於武德。胡服靴衫，豈可輒施於古象？衣冠組綬，不宜長用於今人。芒屨非塞北所宜，牛車非嶺南所有。詳辯古今之物，商較土風之宜。指事繪形，可驗時代。其或生長南朝，不見北朝人物；習熟塞北，不識江南山川；游處江東，不知京洛之盛。此則非

繪畫之病也。故李嗣真評董展云：「地處平原，闕江南之勝；迹參戎馬，乏簪裾之儀。此是其所未習，非其所不至。」如此之論，便爲知言。譬如鄭玄未辯楂梨，蔡謨不識螃蟹，魏帝終削《典論》，初以其無火浣布，著《典論》言之，刊於太學。後有外國獻火浣布，遂削棄《典論》也。隱居有味藥名，陶隱居《本草》多未曉北地藥名也。吾之不知，蓋闕如也。雖有不知，豈可言其不博？精通者所宜詳辯，南北之妙迹，古今之名踪，然後可以議乎畫。（卷二）

論顧陸張吳用筆

或問余以顧、陸、張、吳用筆如何？對曰：「顧愷之之迹，緊勁聯綿，循環超忽，調格逸易，風趨電疾，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，所以全神氣也。昔張芝學崔瑗、杜度草書之法，因而變之，以成今草書之體勢，一筆而成，氣脉通連，隔行不斷。唯王子敬明其深旨，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，世上謂之一筆書。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，連綿不斷，故知書畫用筆同法。陸探微精利潤媚，新奇妙絕，名高宋代，時無等倫。張僧繇點曳研拂，依衛夫人《筆陣圖》，一點一畫，別是一巧，鈎戟利劍森森然，又知書畫用筆同矣。國朝吳道玄，古今獨步，

前不見顧陸，後無來者，授筆法於張旭，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。張既號書顛，吳宜爲畫聖，神假天造，英靈不窮。衆皆密於盼際，我則離披其點畫；衆皆謹於象似，我則脫落其凡俗。彎弧挺刃，植柱構梁，不假界筆直尺。虬鬚雲鬢，數尺飛動，毛根出肉，力健有餘。當有口訣，人莫得知。數仞之畫，或自臂起，或從足先，巨壯詭怪，膚脉連結，過於僧繇矣。」或問余曰：「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，而能彎弧挺刃，植柱構梁？」對曰：「守其神，專其一，合造化之功，假吳生之筆，向所謂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也。凡事之臻妙者，皆如是乎？豈止畫也！與乎庖丁發硎，郢匠運斤，效顰者徒勞捧心，代斫者必傷其手，意旨亂矣。外物役焉，豈能左手劃圓，右手劃方乎！夫用界筆直尺，界筆是死畫也。守其神，專其一，是真畫也。死畫滿壁，曷如污墁，真畫一劃見其生氣。夫運思揮毫，自以爲畫，則愈失於畫矣。運思揮毫，意不在於畫，故得於畫矣。不滯於手，不凝於心，不知然而然，雖彎弧挺刃，植柱構梁，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！」又問余曰：「夫運思精深者，筆迹周密，其有筆不周者，謂之如何？」余對曰：「顧陸之神，不可見其盼際，所謂筆迹周密也。張吳之妙，筆纔一二，像已應焉，離披點畫，時見缺落，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。若知畫有疏密二體，方可議乎畫？」或者領之而去。（卷二）

論畫體工用拓寫

夫陰陽陶蒸，萬象錯布，玄化亡言，神工獨運。草木敷榮，不待丹碌之采；雲雪飄颻，不待鉛粉而白。山不待空青而翠，鳳不待五色而粹。是故運墨而五色具，謂之得意。意在五色，則物象乖矣。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，甚謹甚細，而外露巧密。所以不患不了，而患於了。既知其了，亦何必了，此非不了也。若不識其了，是真不了也。夫失於自然而後神，失於神而後妙，失於妙而後精，精之爲病也。而成謹細自然者，爲上品之上，神者爲上品之中，妙者爲上品之下，精者爲中品之上，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。余今立此五等，以包六法，六法已具第一卷。以貫衆妙，其間詮量，可有數百等，孰能周盡，非夫神邁識高，情超心慧者，豈可議乎知畫？夫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齊紈吳練，冰素霧綃，精潤密緻，機杼之妙也。武陵水井之丹，磨嵯之沙，越嶺之空青，蔚之曾青，武昌之扁青，上品石綠。蜀郡之鉛華，黃丹也，出《本草》。始興之解錫，胡粉。研鍊、澄汰、深淺、輕重、精麤。林邑、昆侖之黃，雌黃也，忌胡粉同用。南海之蟻鉚，紫鉚也，造粉燕脂。《吳錄》謂之赤膠也。雲中之鹿膠，吳中之鰾

膠，東阿之牛膠，采章之用也。漆姑汁鍊煎，并爲重采，鬱而用之。古畫皆用漆姑汁，若鍊煎謂之鬱色，

於綠色重用之。古畫不用頭綠大青，畫家呼龍綠爲頭綠，龍青爲大青。取其精華，接而用之。百年傳

致之膠，千載不剥；絕仞食竹之毫，一劃如劍。有好手畫人，自言能畫雲氣，余謂曰：

「古人畫雲，未爲臻妙，若能沾濕絹素，點綴輕粉，縱口吹之，謂之吹雲。」此得天理，雖曰妙解，不見筆踪，故不謂之畫。如山水家有潑墨，亦不謂之畫，不堪仿效。江南地潤無塵，人

多精藝，三吳之迹，八絕之名，逸少、右軍、長康、散騎，書畫之能，其來尚矣。《淮南子》

云：「宋人善畫，吳人善治，治賦色也。」不亦然乎？好事家且置宣紙百幅，用法蠟之，以備

摹寫。顧愷之有摹拓妙法。古時好拓畫，十得七八，不失神采筆踪。亦有御府拓本，謂之官拓。

國朝內庫翰林，集賢秘閣，拓寫不輟。承平之時，此道甚行；艱難之後，斯事漸廢。故有

非常好本拓得之者，所宜寶之，既可希其真踪，又得留爲證驗。遍觀衆畫，唯顧生畫，古賢

得其妙理，對之令人終日不倦，凝神遐想，妙悟自然，物我兩忘，離形去智，身固可使如槁

木，心固可使如死灰，不亦臻於妙理哉？所謂畫之道也。顧生首創《維摩詰像》，見第四卷。

有清羸示病之容，隱幾忘言之狀，陸與張皆效之，終不及矣。張墨、陸探微、張僧繇，并畫維摩詰居士，

終不及顧之所創者也。

論名價品第

或曰：「昔張懷瓘作《書佑》，論其等級甚詳，君曷不詮定自古名畫爲《畫佑》焉？」張子曰：「書畫道殊，不可渾詰。書即約字以言價，畫則無涯以定名。況漢魏三國，名踪已絕於代，今人貴耳賤目，罕能詳鑒。若傳授不昧，其物猶存，則爲有國有家之重寶。晉之顧、宋之陸、梁之張，首尾完全，爲希代之珍，皆不可論價。如其偶獲方寸，便可槭持。比之書價，則顧、陸可同鍾、張，僧繇可同逸少。書則逡巡可成，畫非歲月可就，所以書多於畫，自古而然。今分爲三古，以定貴賤，以漢、魏、三國爲上古，則趙岐、劉褒、蔡邕、張衡，已上四人後漢。曹髦、楊脩、桓範，已上四人魏。曹不興、吳。諸葛亮蜀。之流是也。以晉宋爲中古，則明帝、荀勗、衛協、王廙、顧愷之、謝稚、嵇康、戴逵，已上八人晉。陸探微、顧寶光、袁倩、顧景秀之流是也。已上四人宋。以齊、梁、北齊、後魏、後周爲下古，則姚曇度、謝赫、劉瑱、毛惠遠，已上四人齊。元帝、袁昂、張僧繇、江僧寶，已上四人梁。楊子華、田僧亮、劉殺鬼、曹仲達，已上四人北齊。蔣少游、楊乞德，已上二人後魏。顧野王、陳。馮提伽後周。之流是也。隋及國初爲近代

之價，則董伯仁、展子虔、孫尚之、鄭法士、楊契丹、陳善見、已上六人隋。張孝師、范長壽、尉遲乙僧、王知慎、閻立德、閻立本已上六人唐。之流是出。上古質略，徒有其名，畫之踪跡，不可具見。中古妍質相參，世之所重，如顧、陸之迹，人間切要。下古評量科簡，稍易辯解，迹涉今時之人所悅。其間有中古可齊上古，顧、陸是也；下古可齊中古，僧繇、子華是也；近代之價可齊下古，董、展、楊、鄭是也；國朝畫可齊中古，則尉遲乙僧、吳道玄、閻立本是也。若詮量次第，有數百等，今且舉俗之所知而言。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、陸、張、吳著名卷軸，方可言有圖畫，若言有書籍，豈可無九經、三史？顧、陸、張、吳爲正經，楊、鄭、董、展爲三史，其諸雜迹爲百家。吳雖近，爲正經。必也手揣卷軸，口定貴賤。不惜泉貨，要藏篋笥，則董伯仁、展子虔、鄭法士、楊子華、孫尚子、閻立本、吳道玄。屏風一片值金二萬，次者售一萬五千。自隋已前，多畫屏風，未知有畫幃，故以屏風爲準也。其楊契丹、田僧亮、鄭法輪、乙僧、閻立德，一扇值金一萬。且舉俗間諳悉者，推此而言，可見流品。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，可齊上品藝人。上品藝人當未適之日，偶落中品。唯下品雖有合作，不得廁於上品。在通博之人臨時鑒其妍醜，只如張顛以善草得名，楷隸未必爲人所寶，余曾見小楷樂毅、虞、褚之流；韋鷗以畫馬得名，人物未必爲人所貴，余見畫人物，顧、陸可儔。夫大畫與細畫用筆

有殊，臻其妙者，乃有數體，只如王右軍書乃自有數體，及諸行草，各繇臨時構思淺深耳。畫之臻妙亦猶於書。此須廣見博論，不可匆匆，一概而取。昔裴孝源都未知畫，妄定品第，大不足觀。但好之則貴於金玉，不好則賤於瓦礫，要之在人，豈可言價？（卷二）

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

夫識書人多識畫，自古蓄聚寶玩之家，固亦多矣。已具第一卷中。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，鑒識而不善閱玩者，閱玩而不能裝褫，裝褫而殊亡銓次者，此皆好事者之病也。貞觀、開元之代，自古盛時，天子神聖而多才，士人精博而好藝，購求至寶，歸之如雲。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。國初左僕射蕭瑀及許善心、楊素、褚安福家，并進圖書，兼隋代所有，乃成林藪。貞觀六年，虞世南、褚遂良等奉勅簡閱。開元十年十二月，太子中允張怱充知搜訪書畫使。天寶中，徐浩充採訪圖書使。前後不可具載名代也。或有進獻，以獲官爵，或有搜訪，以獲錫賚。開元中，有商胡穆聿，別識圖書，遂直集賢，告訐搜求。至德中，白身受金吾長史，改名詳。時有潘淑善以獻書畫拜官。遼東人王昌，括州人葉豐，長安人田穎，洛陽人杜福、劉翌，河內人齊光，皆別識販賣。此輩雖憐業好事，而迹類藩身。又有侍御史、集賢直學士史維則，充使博訪圖書，懸以爵賞，所獲不